蜀山劍俠傳/1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七〇回　三女負荊 千鯨掀巨浪　雙童遇救 矮叟戲癡仙

下一回▶

易鼎、易震雖沒聽過哈延是何來歷，看這種排場神氣，必非尋常異派可比。因爲他擒來敵人尚未收拾，反怪罪門下弟子，不該受了妖婦許飛娘愚弄，言談舉動，甚覺出乎意料，不由看出了神。眼看哈延滿臉俱是憂懼之色，一進門便戰兢兢膝行前進，相隔寶座有丈許，便即跪伏在地，不敢仰視。長髯老者冷冷地道：「無知業障！違棄職守，擅與妖人合污。昔日我對爾等說過，目前正逢各派羣仙劫數，我銅椰島門下弟子雖不能上昇紫府，脫體成真，仗着爲師多年苦修，造成今日基業，早已化去三災。又煉成了地極至寶，不畏魔侵，何等逍遙自在！此番命你煉丹，關係重大，你就要往別處遊玩，也應俟回島覆命以後。你卻聽信妖婦慫恿，帶了丹藥，私往紫雲宮赴宴。幸還逃了回來。我那丹藥，乃長生靈藥，以衆弟子之力，費了數十年苦功，方始採集齊備。如今雖分作多處燒煉，缺一不可。其餘八人，俱已覆命，獨你遲來。如在紫雲宮將此丹失去，你縱百死，豈足蔽辜！易周老兄家教不嚴，有了子孫，不好好管教。既然縱容他們出來參與劫數，就應該把各派前輩尊長的居處姓名一一告知，也免得他們惹禍招災，犯了人家規矩，給自己丟臉。滿以爲他那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所向無敵，就沒料到會闖到我的手裏。這雖然是他的不是，若非你這業障，他們也未必會尋上門來晦氣。我處事最講公平，我如不責罰你，單處治易家兩個小畜生，他們也不能心服口服。你如不願被逐出門牆，便須和易家兩個小畜生一般，各打三百蛟鞭。你可願意？」哈延聞言，嚇得戰兢兢地勉強答道：「弟子罪人，多蒙師父開恩，情願領責。」長髯老者把頭微點了點，便喝了一聲：「鞭來！」

立時便從座後閃出兩個童子，手中各拿着一根七八尺長烏光細鱗的軟鞭，走向座前跪下，將手中鞭往上一舉。

長髯老者笑指易氏弟兄道：「你二人雖然冒犯了我，但是此事由我門弟子哈延所起。當時你們如不逞強窮追，那祇有他一人的不是，何至自投羅網？今日之事，須怨不得我無情。此鞭乃海中蛟精脊皮所煉，常人如被打上幾鞭，自難活命。你二人既奉令祖之命，出來參與劫數，必然有些道行，還熬得起。首先整我家規，打完了我自己的門人，再來打你們，省得你們說我偏向。你二人捱打之後，我保你們不致送命。即使真個嬌養慣了，禁受不起，我這裏也有萬木靈丹，使你二人活着回去。歸報令祖時，就說銅椰島天癡上人致候便了。」說罷，便命行刑。

易氏弟兄先聽長髯老者說話挖苦，易震忍不住張口要罵，還是易鼎再三以目示意止住。及至聽到後來，已知長髯老者並非妖邪一流，至少也與乃祖是同輩分的散仙。自己不該一時沒有主見，闖此大禍，悔已無及。再一聽說來歷，不由嚇了個魂不附體。想起祖父昔日曾說，凡是五金之精煉成的寶物，遇上南北陰陽兩極元磁之氣，均無幸理。現時正邪各派羣仙中祇有三五件東西不怕收吸。不過兩極真磁相隔一千零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五里，精氣渾茫，仙凡俱不能有，又係天柱地維，宇宙所託，真磁神峰大逾萬里，無論多大法力，俱難移動，雖然相剋，不足爲害。惟獨南海之西，有一銅椰島，島主天癡上人得道已數百年，不知怎地會被他在島心沼澤下面地心中尋着一道磁脈，與北極真磁之氣相通。他將那片沼澤污泥用法術堆凝成了一座筆直的高峰，將太乙元磁之氣引上峰尖，幾經勤苦研探，竟能隨意引用封閉。當初發現時，天癡上人同兩個門徒身上所帶法寶、飛劍，凡是金屬的，全被吸去，人也被磁氣裹住，幾乎葬身地底。多虧他一時觸動靈機，悟出生克至理與造化功用，連忙赤了身子，師徒三人僅仗着一個寶圈護身逃出。自從築煉成了這座磁峰以後，門人逐漸衆多，道力也日益精進，於正邪各派劍仙散仙之外自成一家。他每隔三十年，必遍遊中土一次，收取門人，但論緣法，不論資質，雖然品類不齊，仗着家法嚴厲，倒也無人敢於爲惡。他門下更有一樁奇特之處：因爲磁峰在彼，專一吸化金鐵，所有法寶、飛劍，不是東方太乙神木所製，便是玉石之類煉成，五金之屬的寶物極少。他那磁峰，雖比兩極真磁之母力量要小得多，可是除了世間有限的幾件神物至寶外，祇要來到島上，觸惱了他，將峰頂氣磁開放出來，相隔七百里內，不論仙凡，祇要帶着金屬兵器，立時無法運用，不翼而飛，當時連人一齊吸住，真個厲害已極。當時全家聚談，祇當長了點見聞，並沒在意。不想初次出門，無心遇上。料他必與祖父相熟，哪裏還敢再出惡言。

正在尋思之間，地下哈延一聽上人喝呼行刑，跪在地上，說了聲：「謝恩師打！」早不等那兩個童子近前，起身兩臂一振，身上穿的半臂便自脫落。再將手往上一舉，從寶頂垂下一根和捆易氏弟兄長短形式相近的長索，索頭上繫着一個玉環，離地約有二十來丈左右。哈延腳點處，縱身上去，一把將環抓住。那兩個童子先用單腿朝寶座前一跪，左手拖着長鞭，右手朝上一揚，便即倒退回身，揚鞭照定室中懸着的哈延打去。好似練習極熟，打人並非初次，動作進退，甚是敏捷一致，姿勢尤爲美觀。那蛟鞭看去長祇丈餘，等到一出手，卻變成二十多丈長一條黑影。二童此起彼落，口裏還數着鞭數，晃眼工夫，哈延上身早着了好幾下，身上立時起了無數道紫槓。痛得他兩手緊攀玉環，渾身抖顫，牙關錯得直響，兩隻怪眼瞪得差點突出眶外，看神氣苦痛已極。易震因他是個罪魁禍首，恨如切骨，見他受了這般毒打，好生快意。全沒想到天癡上人存心這樣，既保持了銅椰島尊嚴，等異日易周尋上門來時，又好堵他的口，還可問他索賠折斷的千年銅椰古樹。打完哈延，便要輪到他弟兄二人頭上。易鼎雖然知道厲害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也沒可奈何，祇得懸着心，看仇敵受責，聊快一時。二童揮鞭迅速，不消片刻，已打了一百餘下。哈延雪白的前胸後背，滿是紫黑色肉槓，交織墳起。二童子仍是毫不徇情地一味抽打不休。正打得熱鬧之間，忽聽遠處傳來三下鐘聲，天癡上人將頭朝左側爲首的一個少年一揚。那爲首少年便跪下來，說了幾句，意思好像代哈延求情，說話聲音極低，聽不清楚。餘人見狀，也都相繼跪下。上人冷笑道：「既是你等念在同門義氣苦求，也罷，且容這業障暫緩須臾，饒卻饒他不得。現有外客到此，還不快去看來。」當下吩咐止刑。二童長鞭住處，哈延落了下來，遍體傷痕，神態狼狽已極。一落地便勉強膝行到寶座前，跪伏在地，人已不能動轉。這時那爲首少年業已謝恩退了出去。

上人道：「有人拜島，不知是否舊交？這裏不是會客之所，爾等仍在此相候，我到前面浴日閣會他。」說罷，仍由服侍諸童扶了寶座，往前走去。走到石室前面盡頭，上人將手一指，立時壁間青光亂轉，頃刻間，現出一個三丈多高大的圓門。除了兩旁諸少年和那手執刑具的四個童子外，俱都隨定寶座，跟了出去。易氏弟兄先前祇猜那裏是片玉石牆壁，通體渾成，並無縫隙。如今忽又現出圓門，算計外面還有異景。恰巧上人出去，並未封閉，扭轉頭順圓門往外一看，這兩間大石室想是依山而築。門外那間要低得多，看得甚是清楚。上人仍然在諸童圍侍中，端坐在寶座之上。祇兩旁少去兩排玉墩，添了幾個略微同樣的青玉寶座，盡頭處，敞着向外面，設有一排臺階，兩邊有玉欄杆，有些類似殿陛，餘者也都差不多。來客尚未走到。再看室內跪伏的哈延，已由兩個少年扶起。先前行刑二童，各從一個同樣的葫蘆裏取出幾粒青色透明的丹藥。另一少年取來一玉瓶水，將丹藥捏散，化在裏面，搖了兩下，遞與哈延口邊，喝了幾口。然後由那行刑二童各含了滿口，替換着朝哈延噴去，凡是受傷處全都噴到。眼看那麼多條鞭傷，竟是噴一

處好一處。等到一瓶子水噴完，哈延已可起立。先跪倒謝了衆同門求情之恩，又向二童謝了相救之德。二童低語道：「恩師法嚴，我兩個奉命行刑，不敢從輕，實出不已。現在拼着擔點不是，隨了各位前輩師兄略盡私情，雖可暫時止痛，這新傷初癒，二次責打，還要難熬。師兄休得見怪。」哈延自是遜謝。易鼎正看得出神，易震偶一回頭，忽然「咦」了一聲。易鼎回頭往圓門外一看，適纔出去的那個爲首少年，正領了三個女子，恭恭敬敬，歷階而上。一見便認出當中走的是自家姑姑女神嬰易靜。其餘二女，一個是陸蓉波，一個是廉紅藥。俱是同破紫雲宮自己人，不知怎會到此？料與自己有關，不由驚喜交集。見易震幾乎要出聲招呼，忙用眼色止住。

易靜早看到兩個侄兒綁吊在裏屋之內，心中雖然有氣，並未形於辭色，仍如未見一般，從從容容，隨了引導，行近寶座前立定，躬身施了一個禮，說道：「晚輩易靜，因往紫雲宮助兩位道友除魔，事後纔知兩個舍侄追敵未歸，忽奉家父傳諭，命晚輩同了嫫姆門下廉紅藥，峨眉齊真人門下陸蓉波，來此拜山請罪。就便帶了兩個無知舍侄回去，重加責罰。不知上人可能鑒此微誠否？」上人聞言，微笑道：「我當令尊不知海外還有我這人呢。既承遠道惠臨，總好商量。且隨我去裏面，再一述這次令侄輩在此行爲如何？」說罷，不俟還言，將手一揚。那寶座便掉轉方向，仍由諸童扶持，往圓門中行進。易靜、紅藥、蓉波三人祇得跟着進去。寶座剛回原位，上人吩咐看座。那爲首少年將手朝着地下一指，便冒起三個錦墩，一字排開在寶座前側面。

上人命三女落座之後，纔笑指哈延，對三女道：「這便是我那孽徒哈延，因受妖婦許飛娘蠱惑，往紫雲宮赴宴，失去寶物，壞了我門中規矩，咎有應得，原與令侄輩無關。祇是他未奉師命，違棄職守，犯的乃是本門戒條，在外卻無過惡，事前又不知你們和紫雲三女爲難。道家往來宴會，常有之事。適纔已派人問明，當時他見你們兩家動手，本要回來，無奈你們防備緊嚴，心辣手狠，一味殘殺不休，令侄輩又不肯網開一面。他心裏不服，纔用法寶傷人，原想借此逃走。誰知令侄輩不容，破了他的法寶。他已地行逃遁，還要執意斬盡殺絕，仗着令尊神梭威力，苦追不捨，非置諸死地不可。這也是他孽由自作，不去管他。後來追到我銅椰島，我門下均守我規矩，並未敢速然動手，祇由海岸上幾個值日的門人騎鯨上前，詢問來歷姓名。此時令侄輩如照實說出，以禮來見，不特不致被老夫擒住，還須重責哈延以謝，豈不是好？叵耐令侄輩一味逞強，見了我的門人，不分青紅皁白，纔一照面，便即倚強行兇。他們未奉我命，仍是不敢交手，連忙回島稟告時，令侄輩已經追到島上，橫衝直撞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將我數千年的銅椰仙木撞折了七十四根。後來我門下弟子吳遇見來人鬧得太不像話，正要用四惡神網傷他們，我已聞聲出來，看出是令尊子孫，不願下此毒手，纔收去寶網，用太極元磁之氣取了神梭，將

他二人用意繩擒住，懸吊此間。我想此事釁自我門人所開，專責令侄，未免說我不講理，心有偏向；如果專責哈延，未免又使衆門人不服，說我畏懼令尊，人已打上門來，還一點不敢招惹，未免說不過去。爲此我先命哈延供出情由，查明雙方曲直。本擬用蛟鞭當着令侄打完了哈延，再同樣代令尊責罰子孫，然後命人送他二人至玄龜殿，請令尊來此，將我那七十四株銅椰神木醫治復原。我雖講情面，處事極重公平。既然令尊得信，派你三人來此，代令侄求情請罪，我如不允，未免又是不通情理。不過他三人其罪惟均，要打要罰，須是一樣纔妥。可惜你三人來遲了一步，哈延已經捱了一百餘下蛟鞭，令侄輩卻是身上塵土未沾。就這麼放走，縱然令尊家法嚴峻，將他二人處死，我們也未看見；萬一護短溺愛，哈延也打得略有一點冤枉。我想還是省事一些，由我處治。哈延之責，尚未足數，也不必再補。令侄輩照他數目領責，也決不使其多挨一下。如何？」

易靜見上人說話挖苦，早就生氣，因守矮叟朱梅之誡，一面強忍忿怒，一面還想措詞反駁。那易震素來刁鑽，見三女前來，膽氣頓壯。開始還以上人是乃祖好友，不敢亂說，靜候他重釋前嫌，一走了事。後來一聽，不但沒有允意，反連乃祖也罵其內。反正難免喫苦，把心一橫，忍不住破口大罵道：「不要臉的老鬼！用障眼法兒打門人，還好意思說嘴。你看你那孽徒身上有傷麼？」天癡上人原不護短，家法也嚴，祇因來人將他心愛仙木撞折，纔動了真怒，執意非打來人一頓不可。又因哈延雖然無知闖禍，平素卻無過錯。明知當時捱打，雖多受苦痛，打完之後，衆門人必要徇情庇護，雖未授意醫治哈延鞭傷，並未禁止。偏巧打到半截，三女前來拜山，師徒俱未料到是爲了此事而來。上人一出去見客，衆門人見哈延打得可憐，師父又沒有禁令，忙不迭地給他醫治，卻不想授人以柄。上人進來時看見哈延身上傷痕平復，並未在意。及至被易震一駁，匆促中，竟回不出甚麼話來。眉頭一皺，勃然大怒道：「小畜生，無端道我偏向，難道我還怕你祖父易周，成心弄假不成？你無故犯我銅椰島，決難寬容。我也照樣用障眼法兒打你，打完也給你醫便了。」說罷，便命行刑。

三女當中，蓉波是轉過一劫之人，又在石內苦修多年，道力雖高，尚無火性。易、廉二女早就按捺不住，一見上人翻臉，話又傷人，如何還能忍受。因知上人厲害，還不敢造次，祇想將易氏弟兄救了逃走。剛互相一使眼色，往易氏弟兄飛去。同時地上兩個行刑童子，巴不得師父喊打，手中鞭便已揚起。猛聽鐘聲連響，這次卻是起自室後。上人臉上方有些驚訝，室中一道青光飛入，一個穿白半臂少年現身跑稟道：「磁峰上起了一片紅光，磁氣忽然起火，請師父快去！」言還未了，就在這三方忙亂之際，忽見圓門外現出一個赤足駝背的高大老頭，聲如洪鐘，大喝道：「癡老頭，別來無恙？你這麼大年紀，還欺凌後輩則甚？人我帶去，你如不服，明年秋月岷山白犀潭尋我，不必與人家爲難。」

說時，早把手一招，易氏弟兄綁索自然脫落，剛巧被易靜一手一個接住。地上兩童的蛟鞭已打了上來，眼看打在三人身上。恰巧蓉波見二女動手，隨後趕到，一見來了救星，二女業已得手，二童揮鞭打上，喝聲：「不得無禮！」手指處，兩片碧熒熒的光華將蛟鞭接住，絞爲兩段。天癡上人聞得磁峰有警，本已大喫一驚。又看從圓門中來的那個駝子，乃是多年未見的神駝乙休，愈發又驚又怒。剛要伸手取寶，滿室金霞，紅光照耀，一陣霹靂之聲，連乙休和易靜等五人俱都不知去向。室後鐘聲更是響之不已。全島命脈，存亡所關。又知神駝乙休用的是霹靂震光遁法，瞬息千里，追趕不上。還是救護磁峰要緊。祇得捨了不追，一指寶座，如飛駛向磁峰一看，一溜火光，疾同電閃，一瞥即逝，磁峰要緊之處仍是好好的，並無動靜，纔知中了人家調虎離山之計。磁峰人不能近，祇不知乙休用的是甚法兒，會使它起火。自己誤以爲敵人勾動地心真火，使其內燃，鬧了個手足無措。枉有那麼高的道行法力，竟喫了這等大虧，不禁咬牙切齒痛恨。從此便與易周、乙休二人結下深仇，日後互相報復，不可開交。如非乾坤正氣妙一真人親率峨眉長幼三輩同門趕到，以大法力解圍，幾乎被乙休穿通海眼，宣泄地氣，點燃地心真火，燼天沸海，闖出無邊大禍。此是後話，不提。

且說易靜、紅藥二人剛剛飛近易氏弟兄身前，易氏弟兄已經脫綁墜落。因爲事出突然，祇覺身子一鬆，往下落去。等到得知遇救脫險，正要飛身逃走，易靜也搶上前來，將他二人一手一個夾起。因爲幾方面都來得異常迅速，又忙着救人，又是同時發現乙休到來，並未看清，一得了手，祇想逃走，連乙休的話都未聽明。正想招呼後面的蓉波，猛又見下面兩條鞭影打將上來，想躲萬來不及，正拼着挨他一兩下。恰巧蓉波趕到，用法寶玉鉤斜斷了長鞭，倖免一鞭之厄。就在這倉皇駭顧之間，倏地霹靂大震，滿室俱是金光紅霞。除蓉波一人稍後，看出是神駝乙休施展法力之外，易靜、紅藥俱當做天癡上人爲難，又知道元磁真氣厲害，凡是金屬的法寶都施展不得，方在有些膽寒，未及動作，三女眼前一暗，身子已凌空而起。易靜、紅藥仍以爲落入險境，還想冒險施爲，打脫身的主意。猛聽耳旁有人喝道：「爾等三人業已被我救走，不準妄動。」蓉波未受驚駭，又曾見極樂真人用過這種遁法，神志較清，忙喊：「易、廉二位姊姊，休得猜疑。適纔敵人正對我們要下手時，來了一位前輩仙人，用霹靂震光遁法，將我等救出險地了。」易靜、紅藥聞言，纔想起雷聲霞光發動時，彷彿曾聽有人在與天癡上人搭話，原來竟是救星，不由喜出望外。

約有兩個時辰光景，眼前又是一亮，身已及地。易靜等五人定睛一看，存身之處，乃是一座絕高峰頂，四外雲氣渾茫，千百羣山，祇露出一些角尖，環繞其下。上面滿是奇松怪石，盤紆攫拿，乘着天風，勢欲飛舞。祇偏西角頂邊上，繁陰若蓋的老松下面，有一

塊平圓如鏡的大盤石，石上設有一盤圍棋，殘局未終。石旁祇坐定一個丰神挺秀的白衣少年。衆人剛一現身，便忙着迎上前來，口稱：「老前輩，頃刻之間，便將五位道友救出羅網。可曾與天癡上人交手麼？」五人聞言，回頭一看，身後紅光斂處，現出一人。除蓉波外，餘人方得看清來人是個身材高大、裝束奇特的紅臉駝叟。祇有易氏弟兄和紅藥見聞較寡，不知他的來歷。蓉波、易靜雖未見面，久已聞名，一看這等身材裝束，早料出是神駝乙休無疑，慌忙一同跪下，謝了相救之德。乙休祇將手一擺，便答那少年道：「我們兩次對弈，俱是一局未終，又惹閒事。好笑朱矮子現有龍雀朱環，不敢去招惹癡老頭，偏要請我去替他們解圍，自己卻在暗中搗鬼。我和癡老頭本來無怨無仇，他爲人好高，我這回雖未肯傷他，已給他一個大沒趣，日後怎肯甘休，這不是無事找事麼？」少年笑道：「天癡上人法力道行，在諸位老前輩中，原屬平常。但是他那元磁真氣，卻是厲害無比，如非老前輩法力無邊，親展拿雲手，朱師伯一人前去，怎能這般容易？如今救了這五位道友，不但齊師伯感謝盛情，便是朱師伯與家師、易老前輩、姨姆等，也感佩無地了。」乙休笑道：「我昔日受齊道友相助之德，無以爲報，給他幫點忙，也應該。不過朱矮子爲人，太取巧一點。」衆人見乙休講話，祇得行完了禮，躬身侍側，靜聽他說完了話，告辭起身。

乙休還待往下說時，似聞頭上有極細微的破空之聲，晃眼落下一人，正是矮叟朱梅。衆人慌忙上前拜見。那少年也忙着行禮，口尊師叔。朱梅先不和乙休說話，劈頭便對少年道：「我從銅椰島出來時，中途遇見往南海獨魚峰借九火神燼的李鬍子，說你師父已到了凝碧崖，你還不快去？」少年聞言，慌不迭地便向乙休拜別，行完了禮，和衆人微一點頭，便自一縱遁光，破空飛走。乙休大聲嚷道：「朱矮子，你這人太沒道理。我下棋向沒對手，祇有諸葛警我和岳雯這兩個小友，可以讓他們一子半子，時常抽空到此陪我，解個悶兒。適纔一局剛快下完，便接到你從紫雲宮轉來求救的急信，我幫了你的忙，你卻攪散我的棋局。」朱梅笑道：「駝子莫急。近日這些後輩俱都有事在身，又忙着早日赴會，人家不好意思拒卻，你偏不知趣，祇要遇上，定下個不休。他等一來道行未成，正是內外功行喫緊的當兒，又都有個管頭，哪似我等道法高深，遊行自在？這孩子無法脫身，又不敢不辭而別，經我這一說，正合心意。你沒見他連我都未行禮告別，就一溜煙地走了麼？虧你還是玄門中的老手，永留殘局豈不比下完有趣？如真要下時，他兩人俱是我的師侄，不是小友，用不着客套，等會散事完之後，我命他們輪流奉陪如何？要不你就同我們追到峨眉，當着許多同輩小輩的道友，逼他二人下棋好麼？」乙休笑道：「矮子無須過河拆橋，形容我的短處。我這人說做甚麼就做甚麼，就追往峨眉下棋，有何不可？不過我還有點事須辦，又厭鬧喜靜，接了齊道友柬帖，到了赴會之日，不能不去而已。我真要下棋時，他要走得了，纔怪。」朱梅道：「以強凌弱，以老逼小，足見

高明，這且放過不談。你適纔將人救走就罷了，偏和人訂的甚麼約會？休看你此時幫了我一個小忙，到時你仍須借重於我。我那無相仙法，本可使人看不見你的影子。我去時已經在磁峰上放起幻火，用了個調虎離山之計，你如暗中將人救走，怎會結此深仇？我原因癡老頭人頗正直，家法又嚴，不願過於傷他臉面，纔約你相助，暗中行事。這一來你不必說，我早晚也不免與他成了仇敵，那時勢必欲罷不能。好則鬧個損人不利己，否則還難保不是兩敗俱傷，何苦多此一舉？」

乙休嗤道：「我向來不喜鬼鬼祟祟行事，癡老頭他如識趣，不往岷山找尋便罷；他如去時，休說我不能輕饒了他，便是山荊，也未必肯放他囫圇回去。我們素不喜兩對一，總有一人與他周旋便了。」朱梅笑道：「你少在我面前說嘴。你自與尊夫人反目後，已有多年，兩地參商，明明借此爲由，好破鏡重圓，和尊夫人相見。否則哪裏不好做約會，你單約他在岷山去？不過你那年鴛湖劍斬六惡，將尊夫人兄嫂弟侄盡行誅戮，委實怨你心辣手狠，不給她留點香火之情，害她應了脫皮解體，身浸寒潭的諾言，已經恨你切骨，立誓與你不再相見，祇恐在用心機吧？」乙休微笑不答。朱梅又道：「聞得癡老頭近年頗思創立教宗，發奮苦修，道行遠非昔比。他那劫後之身，也逐漸凝固，再過些時，便可復原，無須驅遣煙雲，假座飛行了。我等適纔佔了上風，一則出其不意，二則故意破壞他的全島命脈，使其心分兩地，所以纔鬧得他手忙腳亂。如真要明張旗鼓，以道力法寶比較高下，真無如此容易呢。你兩家結成仇敵，他勝固無望，但是他有三光化劫之能，爲各派仙人所無，要使其慘敗，卻也未必能夠。他屢受小挫，決不甘休，勢必常年尋你爲仇，又無法致他死命，長期糾纏不休，豈不麻煩惹厭？現今除極樂真人與我和白谷逸外，尚無人能夠制服於他。依我之見，趁此釁端初啓、仇怨未深之際，我等同往峨眉請齊道友，與他補下一封請柬，約上齊道友，在羣仙盛會上，由齊道友出席講和，略給他一點面子消釋前嫌，再歸於好。既免得日後逼他與異派妖邪同流合污，走入絕路，將多年苦煉清修毀於一朝之忿；又免得你多了這麼一個死纏不捨的累贅，誤卻你異日飛昇的功果。豈非兩全其美？」乙休冷笑道：「我向來不知甚麼顧忌，也從未向人服過甚麼低。既已做了就做了，他如死纏，怨他自找滅亡。你不要管，我自有法兒制他。你如不聽我話，私請齊道友下了請柬，那時大家無趣。我尚有事他去，煩告齊道友，說我盛會前兩個時辰準到便了。」說罷，袍袖展處，滿峰頂盡是紅雲，人已不知去向。衆人慌忙拜送不迭。朱梅嘆道：「這駝子真有通天徹地之能，鬼神莫測之妙。祇爲他性情古怪，任意孤行，已歷三劫，還是如此倔強。此事由我邀他相助而起，如不事前與齊道友商妥，盡量設法代爲化解，不特害了別人，又誤自己，一個不巧，雙方都鋌而走險，還要闖出無邊的大禍呢。」

易靜請問道：「弟子來時，家父曾命紫雲事完，歸途順道回家一行，就便攜取禮物。不想兩舍侄中途遭難，生了波折。這裏已離峨眉不遠，本可無須回去。祇因家父所煉九天十地辟魔神梭現在遺陷銅椰島，意欲回家一行，不知可否？」朱梅道：「此梭雖爲天癡上人收去，並無傷損，早晚珠還，不足爲慮。令尊先因開府盛會上頗有兩個不願相見的舊雨，行止未決，所以纔命你歸途繞道回家攜取禮物。如今發生銅椰島的事端，適纔接了我的飛劍傳書，又加全家都願觀光，已定日內起程，盡可不必回去。倒是現時因各異派知道峨眉盛會在邇，長幼兩輩同門均須親往，長一輩的他們奈何不得，於是各約能手，專與小一輩的同門爲難。我和白道友等四五人，俱受齊道友重託，四處接應小輩門人回山，繁忙已極，此時須往漢陽白龍庵一行。我算計英瓊、輕雲二人往崇明島救援神鵰，尚欠一個幫手。先時你是分身不得，此時正可代我前去，一得勝急速同返峨眉，不可過於貪功。開府盛會，相隔已無多日了。」易靜領命，拜辭起身。朱梅又命廉紅藥領了蓉波、易鼎、易震三人，同往峨眉進發。然後一道金光，破空飛去。不提。

且說英瓊、輕雲二人辭別矮叟朱梅，徑往江蘇崇明島，去救神鵰佛奴。一路上盡是無邊大海，駭浪滔天，波濤山立。飛行了好一會兒，纔看見前面海天盡處，現出幾點黑影，知將到達。正待催着遁光趕去，忽然前邊海面上捲起一陣颶風，天際陰雲密佈，激成一片吼嘯之聲，震動天地，海水被風捲起數百丈高下，化成好些根擎天水柱，在怪霾陰雲中滾滾不休。二人祇當變天，仍然逆風而行，並沒在意。這時前面島嶼已在陰雲瀰漫之中失了影子。遁光迅速，不消頃刻，已與那些水柱相隔不遠。二人知道這類水柱力量絕大，本未打算衝破，祇圖省點事，繞越過去。那些水柱好似俱有知覺，二人遁光剛剛穿進，倏地發出一片極淒厲的怪吼，飆馳電掣，齊向二人擠攏。輕雲首先覺出嘯聲有異，地隔崇明島又近，不禁心裏一動，疑是妖人弄鬼。忙喊英瓊留神時，英瓊見四外水柱壓來，除了直衝過去，無可繞越，早嬌叱一聲，運用玄功，一按遁光，直往水柱叢中穿去。輕雲見英瓊已有了準備，也將身劍合一，跟蹤直穿過去。這一紫一青兩道光華，恰似青龍鬧海，紫虹經天，那些水柱雖有妖法主持，如何禁受得住，祇聽霹靂也似一聲大震過處，頭一根水柱捱得最近，先被紫光穿裂，爆散倒塌，銀雨凌空。餘下數十根，祇一挨近，也都如此。二人所過之處，巨響連聲，那麼多的高大水柱，轉眼工夫，紛紛消滅。柱中不少大魚水族，沾着一點劍光，便即破腹穿胸，隨浪高擲，橫屍海面。水柱既消，颶風隨息。再一注視前面，青螺浮沉，一座孤島，業已呈現面前。一會兒到了島上一看，地方甚是廣大，巖壑幽深，花木繁秀，四面洪濤圍繞，頗具形勢。沿海一帶，奇石森列，宛如門戶，尤稱奇景。二人祇得重又飛起，駕遁光分途搜尋。幾次發現巖洞，俱是潮溼污穢，不似修道人居處之所。約有半個時辰過去，已抵全島中心，忽見一座高峰，矗立前面，峰頂彷彿平广，參天直上。